

人生的苦与乐最终都一样，
是为旅途增添花样……

马明博 肖 瑶 选编
老树画画 图

我的生与死

文化名家话生死



文化名家系列

我的生与死

文化名家话生死

马明博 肖瑶 选编

老树画画 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生与死:文化名家话生死/马明博,肖瑶选编.

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2.11

(文化名家系列) ISBN 978-7-5153-1224-8

I . ①我… II . ①马… ②肖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世界 IV . ① I 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65685 号

责任编辑:彭宇珂

装帧设计:瞿中华

出版发行: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: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57350504

门市部电话:(010)57350370

印刷: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710×1000 1/16

印张:17.5

插页:9

字数:190 千字

版次: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2012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5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目
录

我的
生与
死

- 003 鲁 迅 — 死后
008 巴 金 — 死
019 丰子恺 — 秋
023 孙 犁 — 谈死
026 萧 乾 — 关于死的反思
033 苏雪林 — 当我老了的时候
039 黄苗子 — 遗嘱
043 史铁生 — 说死说活

去
留
无
意

053 净 慧 — 生活与生死

060 圣 严 — 生与死的尊严

069 一 行 — 你可以不怕死

074 白玛格桑 — 无常的人生

082 航 鹰 — 人生没有所有权，只有使用权

093 林谷芳 — 死生的寻常与不寻常

死之求索

- 101 张中行 — 死亡
- 108 周国平 — 思考死：有意义的徒劳
- 127 索甲仁波切 — 对临终关怀者的叮咛
- 143 列夫·托尔斯泰 — 关于死亡
- 157 莫洛亚 — 死亡的艺术
- 160 达摩难陀 — 对死亡的恐惧
- 166 池田大作 — 生与死

生之盛宴

- 173 季羨林 —— 时间之真昧
- 177 马可·奥勒留 —— 沉思录（节选）
- 190 巴克莱 —— 生与死
- 194 卡夫卡 —— 死亡完全是人类的事情
- 202 泰戈尔 —— 生与死
- 205 铃木大拙 —— 超自我的生活

奇 生 妙 死

- 211 周作人 — 死之默想
- 215 林语堂 — 论不免一死
- 221 梁实秋 — 了生死
- 224 南 帆 — 死
- 228 苏格拉底 — 生之末之沉思
- 231 培 根 — 论死亡

轻轻地离去

237 冯友兰——生死

243 叔本华——死亡

248 雅斯贝尔斯——死

252 萨特——论死亡

257 蒙田——不用惧怕死亡(节选)

267 毛姆——人死了之后

我的生与死



鲁 迅
死 后

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。

这是那里，我怎么到这里来，怎么死的，这些事我全不明白。总之，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，就已经死在那里了。

听到几声喜鹊叫，接着是一阵乌老鸦。空气很清爽，——虽然也带些土气息，——大约正当黎明时候罢。我想睁开眼睛来，他却丝毫也不动，简直不像是我的眼睛；于是想抬手，也一样。

恐怖的利镞忽然穿透我的心了。在我生存时，曾经玩笑地设想：假使一个人的死亡，只是运动

神经的废灭，而知觉还在，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。谁知道我的预想竟的中了，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。

听到脚步声，走路的罢。一辆独轮车从我的头边推过，大约是重载的，轧轧地叫得人心烦，还有些牙齿齟。很觉得满眼绯红，一定是太阳上来了。那么，我的脸是朝东的。但那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切切嚓嚓的人声，看热闹的。他们踹起黄土来，飞进我的鼻孔，使我想打喷嚏了，但终于没有打，仅有想打的心。

陆陆续续地又是脚步声，都到近旁就停下，还有更多的低语声：看的人多起来了。我忽然很想听听他们的议论。但同时想，我生存时说的什么批评不值一笑的话，大概是违心之论罢：才死，就露了破绽了。然而还是听；然而毕竟得不到结论，归纳起来不过是这样——

“死了？……”

“噏。——这……”

“哼！……”

“啧。……唉！……”

我十分高兴，因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。否则，或者害得他们伤心；或则要使他们快意；或则要使他们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，多破费宝贵的工夫；这都会使我很抱歉。现在谁也看不见，就是谁也不受影响。好了，总算对得起人了！

但是，大约是一个马蚁，在我的脊梁上爬着，痒痒的。我一点也不能动，已经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；倘在平时，只将身子一扭，就能使他退避。而且，大腿上又爬着一个哩！你们是做什么的？虫豸！？

事情可更坏了：嗡的一声，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，走了几步，又一飞，开口便舐我的鼻尖。我懊恼地想：足下，我不是什么伟人，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……。但是不能说出来。他却从鼻尖跑下，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，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。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，跨一步，我的毛根就一摇。实在使我烦厌得不堪，——不堪之至。

忽然，一阵风，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，他们就一同飞开了，临走时还说——

“惜哉！……”

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。

木材摔在地上的钝重的声音同着地面的震动，使我忽然清醒，前额上感着芦席的条纹。但那芦席就被掀去了，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热。还听得有人说——

“怎么要死在这里？……”

这声音离我很近，他正弯着腰罢。但人应该死在那里呢？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，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。现在才知道并不然，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。可惜我久没了纸笔；即有也不能写，而且即使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了。只好就这样抛开。

有人来抬我，也不知道是谁。听到刀鞘声，还有巡警在这里罢，在我所不应该“死在这里”的这里。我被翻了个转身，便觉得向上一举，又往下一沉；又听得盖了盖，钉着钉。但是，奇怪，只钉了两个。难道这里的棺材钉，是只钉两个的么？

我想：这回是六面碰壁，外加钉子。真是完全失败，呜呼哀哉了！……

“气闷！……”我又想。

然而我其实却比先前已经宁静得多，虽然知不清埋了没有。在手背上触到草席的条纹，觉得这尸衾倒也不恶。只不知道是谁给我化钱的，可惜！但是，可恶，收敛的小子们！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，他们并不给我拉平，现在抵得我很难受。你们以为死人无知，做事就这样地草率么？哈哈！

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要重得多，所以压着衣皱便格外的不舒服。但我想，不久就可以习惯的；或者就要腐烂，不至于再有什么大麻烦。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着想。

“您好？您死了么？”

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。睁眼看时，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。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，倒还是一副老样子。我又看看六面的壁，委实太毛糙，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，锯绒还是毛氍毹的。

“那不碍事，那不要紧。”他说，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。“这是明板《公羊传》，嘉靖黑口本，给您送来了。您留下他罢。这是……”

“你！”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，说，“你莫非真正胡涂了？你看我这模样，还要看什么明板？……”

“那可以看，那不碍事。”

我即刻闭上眼睛，因为对他很烦厌。停了一会，没有声息，他大约走了。但是似乎一个马蚁又在脖子上爬起来，终于爬到脸上，只绕着眼眶转圈子。

万不料人的思想，是死掉之后也会变化的。忽而，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；同时，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。几个朋友祝我安乐，几个仇敌祝我灭亡。我却总是既不安乐，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，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。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，连仇敌也不使知道，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。……

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。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。

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；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，我于是坐了起来。

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

死 巴 金

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，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——死。

想了解这个字的意义，感觉到这个字的重量，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。我如从忙碌的生活中逃出来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静静地思索片刻，像一个旁观者似的回溯我的过去，我便发现在一九二八年我的日记的断片中，有两段关于死的话。一段的大意是：忽然想到死，觉得死逼近了，但自己却不甘心这样年轻地就死去。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跟死挣扎，后来终于把死战胜了。